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仁者”还是“智者”：第三方惩罚对惩罚者声誉的影响

作者：陈思静、徐烨超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探讨最后通牒游戏中第三方惩罚对惩罚者声誉（分能力和温暖两个维度）的影响，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存在以下问题。

意见 1：实验 1 的 12 轮最后通牒博弈中，每个被试承担分配者、接受者、第三方角色各 4 次，因此对其温暖和能力的的评价，并非只与其作为第三方的惩罚行为有关，也与其作为分配者和接受者的表现有关。同理，对他人惩罚动机的归因，也会受其他因素（如分配公平性）的影响。这些在文中都未能区分。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专家认为被试对惩罚者的评价不仅与第三方惩罚有关，也与惩罚者在扮演其他角色时的表现有关，我们非常认同专家的意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做了如下安排：1) 实验 1 中 12 轮博弈全部结束时（每一轮之后无反馈），我们向被试反馈的信息包括：作为第三方时做出的平均惩罚次数、作为接受者时接受到的平均金额、以及实验结束时手中的代币总数。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验 1 的确考虑了被试作为接受者角色时的表现对其声誉的影响，并在统计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接受者角色的影响并不显著；2) 其次，在实验 1 中我们确实没有检验被试作为分配者时的表现（即专家所说的分配公平性）对其声誉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不对角色进行区分，而是因为我们直觉感到分配者的公平程度会影响人们对其作为惩罚者声誉的影响，而实验 1 的目的在于初步探讨惩罚行为对声誉的影响，因此，在向被试反馈时，我们故意省略了分配者角色的信息，从而让被试的评价主要基于惩罚行为；3) 在实验 1 初步检验了惩罚行为对声誉的影响后，我们在实验 2 确实引入了分配者的公平性（我们在实验 2 中称其为合作）对声誉的影响，同时也检验了分配者公平性和惩罚行为的交互作用，结果也确实如专家所说，分配公平性影响了人们对惩罚者声誉的影响，同时，分配公平性和惩罚之间也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希望能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对角色进行区分，只是为了让文章思路更为清楚，我们分两步对这些角色效应进行了检验。由于我们在原文中未能清楚地说明这些问题，因此在行文中确实存在一定模糊性，感谢专家的指正，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正文的实验说明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以便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我们的逻辑。

意见 2：分配者和接受者对他人的声誉评价和惩罚动机的归因会有明显不同，文中也未能区分。

回应：感谢专家的费心阅读与中肯的意见。被试在扮演不同角色时毫无疑问会影响他/她对惩罚者声誉的评价以及对惩罚动机的归因，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专家的看法，正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设置了 12 轮博弈，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每个被试能够有同等机会扮演每一个角色，也就是说，当被试在实验最后评价其他两名成员时，实际上每个被试已经分别扮演了 4 轮分配者、接受者和第三方，并且扮演的顺序是随机的，我们认为这样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不同角色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让我们的研究结果更有说服力，

我们遵循专家的意见，在本研究中新增加了实验 3，在实验 3 中，我们对经典的博弈范式进行了一定修改，被试不再直接参与博弈，即不再扮演分配者、接受者或第三方的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在这样的实验设置下，我们重新检验了被试对惩罚者声誉的评价以及对惩罚动机的归因。由于新增部分较多，不便在此赘述，烦请专家参看新增的实验 3 部分。

意见 3: 实验 2 中，被试被告知 3 人一组，其他 6 人实际上与被试无直接关系。但每个被试要评价虚拟的另 8 个人，且数据混合在一起分析，这并不合理。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审慎而细致的阅读，在实验 2 中我们将被试与其他 8 名虚拟被试混合在一起并在每一轮博弈中将这 9 个人随机划分成 3 个分组，这么做法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希望被试对 8 种情形下的惩罚行为（8 个虚拟被试对应 8 种情形）做出相应的声誉评价。诚如专家所言，这可能会导致一个分组内的 3 名成员有直接互动而与其他 6 人却没有直接关系，这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我们非常赞同专家的看法，而正是为了避免产生专家所说的这个问题，我们对实验 2 进行了一定的安排，具体而言，实验 2 共包括 12 轮相互独立的博弈，每一组 9 名成员是固定的，但是在每一轮博弈开始时，都由计算机将这 9 人随机组成 3 个 3 人分组，也就是说，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有同等的机会与其他所有 8 名成员进行直接互动，而不是仅仅与其分组内的 2 名成员进行互动而与其他 6 名成员无直接联系，当被试最后被要求对 8 名成员进行评价时，他/她实际上已经与所有这些成员都有过直接互动。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专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正文的实验说明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以使我们的实验说明更加清楚明了。

意见 4: 实验 2 中的反馈设置了 8 种情况，但合作高低的划分标准并不清楚，而且，事实上 10 个代币中分多少算是合作，不同被试的主观标准不同，所以并不能保证所设定的合作高低就真的被被试认为是“高”或“低”。

回应: 感谢专家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诚如专家所言，在如何划分合作水平高低方面，存在一定的主观标准，因此，研究中并未直接给出他人合作的具体数值，而是直接反馈为“高”或“低”，这也是考虑到被试对某一具体数值的评价标准不同，但笼统的“高”或“低”在每个被试的感知中相对而言更一致。此外，先前有相当文献表明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什么样的分配方案算是公平有高度稳定的看法，即分配给对方的金额约小于 30% 即为低，也就是说是不公平的 (Csukly et al., 2011; Fehr & Fischbacher, 2003)，而且还有学者认为这种划分标准上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 (Wallace et al., 2007)，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合作水平算高具有相当的跨文化稳定性。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种稳定性同样也能应用到本研究的被试身上。我们再次感谢专家严谨的意见，这对我们以后的学术研究必然有极大的帮助。

意见 5: 实验 2 中，告知分配者“我认为你的分配方案不公”，这只能算是提醒，并不能认为是“社会惩罚”，因为没有惩罚之意。

回应: 感谢专家中肯的意见和适时的提醒，我们重新检查了原文，发现原文中对“社会惩罚”的说明不够明确，因此可能造成了一定的混淆。在关于第三方惩罚的主流研究中，经济惩罚（即付出一定金钱以扣减违规者的报酬）是主流范式，对社会惩罚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但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对违规行为的言语责备本身即是一种社会惩罚，而无需涉及金钱或物质成本，如 Nelissen 和 Mulder (2013) 指出“in a social sanctioning system the only form of punishment consists of the mere expression of disapproval with a particular kind of conduct”。另外，Noussair 和 Tucke (2005) 也有类似的观点，作者认为“the (social) sanction consists of a mechanism to communicate a level of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which can be thought of as a rating,

of other group members' decisions”。国内学者如崔丽莹等（2017）采用了“道德惩罚”这一术语，但表达的意思和“社会惩罚”几乎是一样的，即对违规者进行点名批评（如“某某成员是贡献最少的成员，他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但不涉及任何其它的成本。此外，Guala（2012）通过分析人类学的资料也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通过语言责备（如流言等）来惩罚违规者。考虑到上述观点，同时也基于以往相应文献的具体操作，我们在实验2中将社会惩罚操作为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不赞许。当然，我们同意专家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通过语言责备进行社会惩罚时，语气或用词比我们在实验室中的操作肯定要强烈得多，也就是说，看上去更像一种“惩罚”，但考虑到实验伦理的问题，我们无法在实验室环境中采用过于具有攻击性的语言，同时考虑到以往研究的结论，“我认为你的分配方案不公”这一言语责备基本上还是符合目前学界对“社会惩罚”的定义的。为了让我们的表述更有说服力，我们对原文相应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明，并再次感谢专家的提醒。

意见 6: 文中有不少文字错误和不当。比如第9页第2段在分析温暖维度时，却说是“对能力的主效应”；在实验2的2.1节第1段中讲的却是参加“实验1”；“自我聚焦”和“集体聚焦”的译法被试大概也难以理解，也许“关注自我利益”和“关注集体利益”更确切。此外，文中还有不少地方表述不清或有歧义。恕不一一指出，请作者仔细修改。

回应: 感谢专家的细心阅读，我们重新检查了原文，对原文中行文不当或含义模糊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另外，关于“自我聚焦”和“集体聚焦”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本意是为了能让中文的表述和英语原文更为贴近。为了避免专家所说的“被试难以理解”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有所安排的，我们在实验正式开始前，通过若干练习题目（包括如何计算博弈后各方的收益、量表的分数表示什么以及某些术语的含义）确保了被试能准确理解所有的实验规则和一些术语的准确含义，但在原文中我们没能对这些进行说明，从而导致实验说明存在一定的含糊，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因此，我们非常感激专家的意见，并在原文中补充了相应的实验说明以及我们用来确保被试准确理解规则的例题，例题放在正文后附录。此外，我们在新增的实验3中，遵循了专家的意见，将 self-focused 和 group-focused 直接译为“关注自我利益”和“关注集体利益”。

参考文献

- Csukly, G., Polgár, P., Tombor, L., Rádhelyi, J., & Kéri, S. (2011). Are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rational maximizers? Evidence from an ultimatum game study. *Psychiatry Research, 187*(1-2), 11–17.
- Cui, L. Y., He, X., Luo, J. L., Huang, X. J., Cao, W. J., & Chen, X. M. (2017). The effects of moral punishment and relationship punishment o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operation behaviors in public goods dilemma.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10), 1322–1333.
- [崔丽莹, 何幸, 罗俊龙, 黄晓娇, 曹玮佳, 陈晓梅. (2017). 道德与关系惩罚对初中生公共物品困境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49*(10), 1322–1333.]
- Fehr, E., & Fischbacher, U. (2003). The nature of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5*(6960), 785–791.
- Guala, F. (2012). Reciprocity: Weak or strong? What punishment experiments do (and do not) demonstrat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35*(1), 1–15.
- Nelissen, R. M., & Mulder, L. B. (2013). What makes a sanction “stick”?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and social sanctions on norm compliance. *Social Influence, 8*(1), 70–80.
- Noussair, C., & Tucker, S. (2005). Combining monetary and social sanction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Economic Inquiry, 3*(3), 649–660.

Wallace, B., Cesarini, D., Lichtenstein, P., & Johannesson, M. (2007). Heritability of ultimatum game responder behavio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4(40), 15631–15634.

.....

审稿人 2 意见:

Xb20-079 考察了第三方惩罚对惩罚者声誉的影响。研究选题有价值，写作也比较流畅。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意见 1: 摘要要按照其通常的结构来写作。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重写了摘要，以更清楚地突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意见 2: 问题提出应该明确本研究的目的、思路与假设。

回应: 感谢专家中肯的意见，我们对引言部分的相应文字进行了重新表述，以使我们的论文思路和研究目的更为清楚。

意见 3: 声誉之前被当作一个单维度概念，都是如何操作；本研究采用的二维结构，之前并不用于声誉评价，这么用可能有新意，但必须先证明并论证清楚它是有效的。

回应: 感谢专家富有启发性的意见，我们在原文中对为什么采用声誉的二维结构的论证可能有所欠缺，因此，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对原文的论证进行了适当的补充，以使我们的表述更加清楚。目前关于声誉的研究中，声誉一般被定义为“对某个个体的性格或其他特质的感知或评价”（Beersma & van Kleef, 2011），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通过若干问题让评价者通过 5 点或 7 点量表进行打分，最后根据分数得出声誉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消极的（e. g., Kiyonari & Barclay, 2008）。我们之所以认为把声誉当作一种单维度概念有欠缺之处，是因为声誉本质上是个体对他人的一种评价或感知，而关于个体如何评价他人，先前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人们通常运用两个维度（即温暖 *warmth* 和能力 *competence*）去评价他人（Fiske et al., 2007），后续有大量研究运用上述两维度结构去研究个体或组织的声誉，其中和本文比较接近的一份研究是 de Kwaadsteniet 等（2019）。在这份研究中，作者进一步将 *warmth* 划分成 *morality* 和 *sociability* 两个子维度，也就是说，用三维度结构探索了商业环境下领导者的声誉。目前在关于声誉的研究中，既有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两维度结构（*warmth, competence*），也有少数研究者使用三维度结构（*morality, sociability, competence*），但无论选择哪个方式，运用多维度结构去探讨声誉机制并不是本文作者的首创，而是基于先前既有文献的做法，本文比较有新意的一点是首次将两维度结构运用在对第三方惩罚者的声誉机制的考察中，并检验了这两个维度与其他若干变量（如惩罚动机、惩罚形式等）的相互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专家的意见，这提醒了我们在运用相对较新的方式或理论框架时必须在文中有充分论证，我们也根据专家意见对原文有关段落进行了适当修改。

意见 4: 每个研究的实验设计类型交代不清楚。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我们遵循专家的意见在原文补充了每个实验的设计类型及相应的变量测量。

意见 5: 工具生硬，质量有问题。“被试被要求通过以下问题对成员的惩罚动机进行归因：针对 B / C 的惩罚情况，我认为他/她的这种表现是出于自我聚焦的——集体聚焦的动机”，被试如何理解自我聚焦的——集体聚焦的动机，这些都是专业术语。问题没有效度。温暖和

能力两个基本维度的评价也是，用词都十分生硬，问卷不能用这么学术的语言。温暖、能力的相关这么高，是否能体现是两个独立维度？后续统计把二者当成独立的因变量是否妥当？
回应：感谢专家的极富建设性的建议，“自我聚焦”和“集体聚焦”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本意是为了能让中文的表述和英语原文更为贴近。同时，为了避免专家所说的“用词过于学术”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是有所安排的：在实验正式开始前，我们设计了若干练习题目（包括如何计算博弈后各方的收益、量表的分数表示什么以及某些术语的含义）以确保被试能准确理解所有的实验规则和特定术语的准确含义，但在原文中我们没有对这些进行说明，从而导致实验说明存在一定的含糊，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因此，我们非常感激专家的意见，并在原文中补充了相应的实验说明以及我们用来确保被试准确理解规则的例题，例题放在正文后附录。此外，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 8，新增了实验 3，在新增的实验 3 中，我们重新翻译了 self-focused 和 group-focused 这两个术语，将其直接译为“关注自我利益”和“关注集体利益”。关于温暖和能力的这两个术语的表述，我们是这么考虑的，我们本意是将 warmth 和 competence 表述为善意和能力，这可能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但参考了国内多位学者的论文后，我们还是决定依据已有的翻译将上述术语表述为温暖和能力（陈斯允等，2019；郑鸽，赵玉芳，2016）。不过我们在对被试实施的问卷中并没有出现温暖和能力这两个术语，只是向被试展示了 6 个问题，这 6 个问题（是否友善、是否受人尊敬、是否值得信赖、是否对集体利益有帮助、是否能为集体带来更多利益、是否能统领集体）的用词应该还是比较生活化的。最后，关于将温暖和能力当作两个独立变量是否合适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1）原文中我们只报告了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二因子模型较高的拟合度，为了让我们的操作更富有说服力，我们对这 6 个题项重新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二因子模型（CMIN/DF = 3.020, RMSEA = 0.048, GFI = 0.991, CFI = 0.997, NFI = 0.995, PNFI = 0.531, PGFI = 0.378）显著优于（ $\Delta\chi^2/df = 366.461, p < 0.001$ ）单因子模型（CMIN/DF = 43.402, RMSEA = 0.219, GFI = 0.846, CFI = 0.924, NFI = 0.922, PNFI = 0.553, PGFI = 0.362）；2）正如我们在对专家的意见 3 的答复中提到，作为人际评价的两个维度，温暖和能力的区分并非我们的首创，而是得到了大量后续文献的支持，因此，正是基于现有文献结论我们将温暖和能力当做了两个独立维度；3）和本文比较接近的一份研究 de Kwaadsteniet 等（2019）运用声誉的三维度结构（即我们在意见 3 提到的 morality, sociability, competence）考察了领导者的声誉，这 3 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很高（均在 0.7~0.8 之间，并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参见上述文献第 4 页），但作者在后续统计中也将上述三个维度当作独立维度来处理的。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以为将温暖和能力当作两个独立的维度来处理基本还是符合目前学术界的实践的。

意见 6：被试特征交代不清楚：实验 1 的大学生专业等信息，可能影响结果，实验 2 的社会被试的学历、社会阶层等信息非常重要。需要报告，甚至控制这些变量影响。

回应：感谢专家的适时提醒，这对进一步提高本研究的严谨性极有帮助。我们遵循专家的意见，在原文中补充了原有 2 个实验的被试信息（实验 1：性别、年龄和专业；实验 2：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和收入），并检验了这些变量的影响。在新增的实验 3 中，我们也详细报告了被试的信息并检验了其结果的影响。

意见 7：经济惩罚与社会惩罚在研究 2 里是当成两个独立变量，而非两个水平来处理的，它们二者可以直接比较吗？换言之，多少单位的经济惩罚，可以换算成多少单位的社会惩罚呢？也就是说，它们的差异不仅是因为惩罚的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强度所致，但作者没有控制强度。因此，相关的对照统计缺乏说服力。

回应：专家的严谨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诚如您所言，当直接比较两种惩罚形式对结果的影

响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控制惩罚强度的基础上检验惩罚形式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似乎并未能提出相应的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如何确定不同惩罚形式的强度换算关系），因此，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专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在实验 2 中并未直接比较经济惩罚和社会惩罚这两种形式对声誉的影响，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惩罚形式与合作的交互机制上。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 2 中确实考虑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没有直接比较两种惩罚形式对声誉的影响，诚如专家在意见 8 中所言，我们的研究仍有所欠缺，因此，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新增了实验 3，在实验 3 中我们将经济惩罚与社会惩罚当成变量的两个水平来处理，并重新检验了惩罚形式对声誉的影响。其次，虽然目前尚无相应技术来控制不同惩罚形式的强度，但现有文献中还是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将经济惩罚和社会惩罚当成了两个变量并直接比较了两者的影响（Nelissen & Mulder, 2013; Noussair & Tucker, 2005; Wu et al., 2016）。当然，这并不是说存在相应文献就能证明将惩罚形式当作两个变量处理是完全合理的，而是说在缺乏相应的研究技术之前，这样的探索性研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也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意见 8: 似乎目前的研究还没做完。文章探讨了动机、惩罚性质（社会/经济）的作用，但把这两个因素都是分别考察的，它们有交互作用吗？另外，实验 2 有意选择社会被试以提高生态效度，但它考察的问题与实验 1 不同，谈不上生态效度问题（不是实验 1 基础上的生态化应用，研究目标都换了）。似乎作者需要做个真正有生态性的实验 3，综合回答这些问题，才真正有说服力。

回应: 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在原文中新增了实验 3，旨在进一步探讨惩罚形式与惩罚动机间的交互作用。但遗憾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甚至包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量招募社会被试基本不可能，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和实验 1 一样，实验 3 是基于学生被试完成的，也就是说，实验 3 并非实验 1 的生态化应用。为了避免对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导，我们重新修改了原文中有关生态效度的表述。

意见 9: 讨论只是限制于自己的结果的解释，而应该和更广泛的理论和文献对话。此外，要阐述自己研究的意义和局限。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对原文的讨论部分进行了一定扩充，增加了本研究结果与先前文献的关联。此外，我们也重写了总讨论部分，对本研究的意义与局限进行了相应说明。

参考文献

- Beersma, B., & van Kleef, G. A. (2011). How the grapevine keeps you in line: Gossip increases contributions to the group.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2, 642–649.
- Chen, S. Y., Wei, H. Y., & Meng, L. (2019). The impact of congruency between moral appeal and social perception on charitable don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1(12), 1351–1362.
- [陈斯允, 卫海英, 孟陆. (2019). 社会知觉视角下道德诉求方式如何提升劝捐效果. *心理学报*, 51(12), 1351-1362.]
- de Kwaadsteniet, E. W., Kiyonari, T., Molenmaker, W. E., & van Dijk, E. (2019). Do people prefer leaders who enforce norms? Reputational effect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decisions in noisy social dilemm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4, 103800.
- Fiske, S. T., Cuddy, A. J., & Glick, P. (2007).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1(2), 77–83.
- Kiyonari, T., & Barclay, P. (2008).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Free riding may be thwarted by second-order reward rather than by punish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4), 826–842.

- Nelissen, R. M., & Mulder, L. B. (2013). What makes a sanction “stick”?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and social sanctions on norm compliance. *Social Influence*, 8(1), 70–80.
- Noussair, C., & Tucker, S. (2005). Combining monetary and social sanction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Economic Inquiry*, 3(3), 649–660.
- Wu, J., Balliet, D., & van Lange, P. A. (2016). Gossip versus punishment: The efficiency of reputation to promote and maintain cooper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6, 23919.
- Zheng, G., & Zhao, Y. F. (2016). Effects of tw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n realistic threat percep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9(6), 1434–1440.
- [郑鸽, 赵玉芳. (2016). 社会认知基本维度对现实威胁感知的作用研究. *心理科学*, 39(6), 1434–1440.]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Xb20-079 的修改稿中，作者认真回应了我关切的问题，并增补了实验，总体而言，文章质量明显提升了。建议作一些完善：（1）中文摘要可以再简练些。（2）文章使用的页下脚注可去掉，若必要内容写在正文里。表 1 这类很简单的表格可去掉，数据写正文。（3）文中数据格式等要统一。（4）仔细精炼文字，增强可读性。（5）讨论一下研究结果如何应用。

回应：感谢专家的费心阅读与宝贵建议，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文字表述与内容呈现进行了认真修改，包括：1）重写撰写了摘要，突出了本研究的重点结论，删除了不那么重要的内容；2）删除了大部分脚注；3）对部分表格进行了精简；4）统一了数据格式：除了 p 值和拟合指数保留三位小数外其余数据均保留两位小数；5）对多处文字进行了修改，以使表述更为简练，同时，删除了若干略显重复的段落；6）在讨论中增加了若干内容。

.....

审稿人 2 意见：作者按审稿意见对文章做了认真修改，并补充了实验。文章较前一稿有明显改进。同意接受。

回应：感谢专家的肯定，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编委复审

编委意见：可以发表。但感觉前言和讨论部分都比较弱，可以适当加强。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前言和讨论部分进行了修改，新增了若干内容，进一步挖掘了总讨论的理论深度，并使前言与讨论形成更为明确的呼应。

主编终审

主编意见：该文经过两轮评审和修改、补充实验，质量已经有很大提高，达到学报发表要求。建议把数细节修改后发表，具体如下：1、表格 2 和 3,7 和 8 的第一行“因变量：。。。”可以拿掉，因为表题已经说明了内容；此外，第一列的“变量”也不妥，要么拿掉，要么换成“效应”；2、英文题目：“warmth vs/ competence”应该是“warmth and competence”。

回应：感谢主编的指正与建议，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对表格 2、3、7 和 8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此外，也按照您的建议修改了英文题目。